

楔子

瑞兰·威廉姆斯的演讲正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发现前排有个小子睡着了。

这家伙甚至睡得毫不掩饰。他又着胳膊叠着腿，脑袋越仰越后，尽管乍看上去他只是坐姿懒散，但很明显已经睡得不省人事了。

瑞兰按捺住心里对公司腾起的怨气，憋回一口叹息，继续他的演讲。要说起“超现实摄影”的话，瑞兰是弥尔顿公司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因此他理所当然也是对外宣传公司“清绘”软件的最佳人选。不过，他可没怎么感到光荣。他之所以想成为艺术家，还找了份能够独自躲一边儿安安静静工作的活儿，可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他的合同上说了，要是他一年参加两场会议的话，就能得到一笔不小的年终奖金。再想想斯嘉丽在康复中心要花的钱.....

瑞兰低头看着他的讲稿，皱起了眉头。到此刻为止，他觉得自己表现得还行，没有对观众摆脸色，但人的忍耐是有底线的，这次他是真的懒得粉饰自己的臭脸了。虽说他讨厌做这种演讲，但人们至少会提起兴趣听一听，而且这还是他自己的作品呢，观众通常会更买账的。

如果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是坨屎，那不需要他人开口，他本人第一个就能意识到。可他知道自己艺术作品的魅力。他知道自己有才到爆表，他也知道人们对他的天赋是怎样欣赏赞

叹，所以居然会有人在他的演讲当中睡、着、了——这简直是天下奇闻。

瑞兰无意识地又瞟了一眼那小子。他动了动，晒黑了的颀长脖颈伸得几乎和天花板平行了，粉嫩的大嘴微微张着。如果世上真有神灵，那它一定是看瑞兰很不爽才成心让他受这种煎熬。

他按了一下遥控器，换了一页演示文稿，想把那小鬼从脑袋里甩出去。

很不幸，想要无视他简直是不可能。瑞兰尽力了，真的。但是自从他留意到了有人在打盹，他的眼神就控制不住老是往那边飘。他脑中一直有个小人在歇斯底里地冲他喊，说他的演讲无聊透顶，现在这小人喊得更嚣张了。之前他都无视了这批评的声音，但现在不行了，很明显他已经送了至少一位听众沉沉进入梦乡。他还注意到有好几个人在偷偷看表。真是多谢那个讨厌他的神灵啊，偏得将瑞兰排到今天最后一个演讲。那些人可能更想去吃点自助，喝点酒，然后奔向海滩。当然，他们可能会随心所欲排列组合这三件事的顺序，只要能做就成。

瑞兰讨厌这世界。他希望这些人全都吃坏肚子。

他开始了问答环节，得到了几个意料之中的回应（有人只是想再看看某几页的演示文稿），接着他耐心地告诉每个人，如果他们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去展厅里弥尔顿公司的展位进行咨询。

“感谢大家听完我的介绍，希望之后能在展厅见到各位。”瑞

兰就是不擅长公共演讲了，怎么着？他还想要“感谢”那些没有睡着的人呢，至少他没有真的说出口来。

瑞兰抽抽鼻子，他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承认自己永远也说不出这种明嘲暗讽的话来。他很不擅长怼人。遇到这种场面的话，他一般就默默离开，转头去和吉娜吐槽。他和吉娜是在大学的舞蹈课上认识的。打那时起，吉娜就成了他的树洞，任由生气的瑞兰脸红嘴拙地冲她发牢骚。

瑞兰背起他那出门必背的邮差包往门口走去，走到半路发现那小子还在睡，人们纷纷扰扰从他身边走过也丝毫没有打搅他的美梦。瑞兰的脚步顿了一下，想着要不要把他叫醒，最后决定就让他待在那里吧。如果这世上还有公平正义的话，就让这孩子一觉睡到晚餐后，休想享受这大好天气。

瑞兰觉得他应该去展厅会同事，或者发个短信问问达芙妮她在哪儿吃晚餐，但他真的不想再和任何人说话了。他自己一人去了自助餐厅。

他四下环顾了一下，没有人在看他，于是他端着餐盘偷偷溜到阳台，靠在护墙上。瑞兰住的是一所度假酒店，阳台墙外便是一整片海滩。根据他几天来的观察，再有两个小时，太阳就会西沉，将整个海面映得一片金灿灿，令他忍不住想将这绚烂的颜色绘于纸上。他不得不承认这里的景色确实很美，要是没有这熙熙攘攘的人潮会更美。

瑞兰的夏威夷之旅并不算美好。他打一开始就不想来这儿，但他的老板坚持要他来。要他自己选的话，他还是想参加巴尔的摩附近的展会。吉娜觉得他很幸运——“瑞兰，一次免费的夏威夷旅行啊！”但对他而言，夏威夷没有什么好的。又

热，又多沙，挤满了度蜜月的新婚伴侣和其他甜蜜蜜的情侣，就算是最炙热的酷暑也阻挡不了他们的热情。

瑞兰和乔纳森分手已经一年多了，早就被“甜蜜情侣”除名了，更何况他和乔纳森共度的最后时光也算不上甜蜜。“你怎么就是不愿意让我带你出去？我还想和别人炫耀一下我性感的男朋友呢！”乔纳森气得直噘嘴。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似乎是被瑞兰的沉默寡言吸引了，但是到最后，瑞兰觉得吸引乔纳森的大概只是他的一张帅脸，而不是他那拙劣的社交技巧。他们分道扬镳了，画面非常难看。

至少这个度假酒店的食物还不错。他愤愤地大力戳着一片菠萝，看着海浪翻滚。

屁股有些麻了，于是他寻思着是不是该回去休息一会儿。这时候两个冲浪手跑上海滩，腋下夹着长长的冲浪板。瑞兰把盘子放在身旁的护墙上，等着看这些念大学的小屁孩儿出糗。要是连这点乐趣都没有，他还是当回他的老头子吧：回房，睡觉，早起，然后给自己选块墓地。

两个分别穿着红短裤和蓝短裤的人跃进海浪。蓝短裤体格更健壮，但在滑板上就有点不得手；红短裤长胳膊长腿，好像脖子以下全是腿，但他的动作看上去倒是非常流畅自然。他俩趴在冲浪板上，划着水滑远了，瑞兰看不到他们。

一阵碎浪袭来，蓝裤衩唰地起身，晃悠了一下，张开双臂稳住了身体，成功立于浪头。他任由海浪将他带回岸边，速度越来越快。他发出一声快活的呐喊，声音回荡在海滩上。

接着他的板子又晃动起来，前端都没入了水中。下一秒蓝裤

衩翻了个跟斗，摔得四仰八叉，他要是真能稳住，没准都能上奥运会了。

瑞兰没有移开视线，想确认他真的能爬起来。结果他还真做到了。他像只狗一样抖抖水，又向海浪发起了挑战。瑞兰笑了起来，给这位杂技演员打了个8.5分，目光转向另一个冲浪手。

四五个中型海浪扑来，红裤衩在冲浪板上站起来，压低了重心。他的动作比另一个人流畅多了，充满了自信，就好像他每天都穿梭在海浪间一样。没准他是个当地人，毕竟他有着夏威夷特产的小麦色皮肤。

他也有确有着夏威夷特产的冲浪水平。接下来这个浪花是瑞兰这半个小时来看到的最大的，足足有十五英尺note，甚至更高。红裤衩立于浪尖，一路“Z”字形向海边冲来，手垂在身体两侧，就好像他不需要费心来保持平衡一样。阳光熠熠反射在他湿漉漉的精瘦身体上，他的腰身细窄修长，和游泳运动员的身材相仿。瑞兰一直很喜欢这种身材，大概是因为跟他自己壮实的体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吧。

自打那个蠢小子在他演讲时睡着，张着小嘴无声勾引着他以来，瑞兰就一直欲火中烧，但现在相比根本无足挂齿。现在他的欲火都叫嚣着要烧红一整片海滩了。这就很尴尬了，因为他身处夏威夷，周围没有一个认识的人，他又做不到随便找个人来一发拯救他可悲的人生。

红短裤一路驾浪来到海边，然后兴高采烈地跳下来。“玩儿蛋去吧！哈鲁！我终于找到一项比你更擅长的运动了。”

蓝短裤——也就是哈鲁——站在板上做了一个粗鲁的手势。至少瑞兰觉得那是个粗鲁的手势；从他的角度看去阳光有点刺眼，他看不太清楚。“你才玩儿蛋去吧！”

真可爱。

红短裤屁股朝上趴在板上，哈鲁继续说道：“没准是因为你教得烂！”

瑞兰喷笑一声，拉开包拿出素描本，本子上别着钢笔和铅笔。这几样也是瑞兰出门离不了的东西。

他就这么看着红裤衩和哈鲁玩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期间再没发生什么大事故。他随意地涂鸦，没画出什么完整的东西来，但大海已经要退潮了，落日西沉，瑞兰看不清海面，也看不清纸面。他站起来，抖抖短裤上、脚上、手上、手肘上的沙，总之距离海滩仅一英尺之遥，他全身上下就没几处能幸免。他斜挎好包，收拾起盘子拿回餐厅里。

自助餐厅已经打烊了，瑞兰把盘子放在厨房门边的手推车上，偷偷溜走了。根据周围的热闹程度判断，大多数参会的人都选择在泳池酒吧度过最后一个公款吃喝的夜晚，八成是打算故意喝醉好约上一炮。

瑞兰作了下心理斗争：要不就喝一杯吧。他可以喝完就走。也许有了这点小酒，晚上还能睡得更香呢。

他挤过一大群人往吧台走去。刚刚的那个冲浪手哈鲁也在人群里，他在瑞兰挤过去的时候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遍。瑞兰向被团团围住的酒保亮了亮自己的参会手牌。“来些你们这

儿年份最久的威士忌，两指深就够了。”

这位夏威夷的酒保姑娘朝他投以甜甜一笑，将头发挽到耳后。“马上就好。”

她一定是看上瑞兰了，因为尽管四周顾客这么多，她还是立马端来了他的酒。瑞兰喝完酒，留下几美元作为小费。他今天“与人相处”的能量条已经耗完了，现在他只想回到他的房间，收拾一下东西。

电梯前居然不需要排队。瑞兰一拳打在他那层的按钮，靠着电梯的镜子内壁，看着门缓缓合上。

“等一下！别关电梯！”一只晒黑的长胳膊伸了进来，拦住了要合上的门。接着那人迈了进来：刺猬一样的棕色头发，红短裤，与之相配的红沙滩鞋。他从头到脚都是湿哒哒的。

好了，现在更加可以证明神灵是真的讨厌瑞兰·威廉姆斯：红短裤男孩，这位在过去一小时里被他视奸的冲浪者，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瞌睡的小子。他看上去年轻得还没到可以在酒店开房，更不用说参加平面设计大会了，但他的短裤上倒是别着一枚参会证，上面印着“米勒·J”，有几个字已经因为沾到水晕开了。至少他没有蠢到在大海里冲浪的时候还戴着它。

更糟的是，他的脸蛋和他的身材简直不能更搭：性感的棕眼睛，浓密的眼睫毛，小巧的鼻子，那宽宽的双唇像是要凝成一个坏笑。他甚至还有着不多不少刚刚好的胸毛。

瑞兰暗暗咬紧牙，不明白为什么全宇宙都跟他过不去。

“谢了，”那小鬼不好意思地说，“真不敢相信我居然忘带毛巾了。”

因为你是傻瓜一个，瑞兰心里吐槽，这还用得着废话？好极了。瑞兰整整一年来第一次对别人动心，而那个人八成没有脑子。

看瑞兰半天没有回应，那孩子把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接着凑过来按下了他那要去的那层的按钮。他温暖濡湿的胸膛（连同那湿哒哒的胸毛）擦过瑞兰裸露的手臂。

电梯门再一次合上，电梯厢缓缓启动。

两分钟就好，瑞兰告诉自己，两分钟后他就能从这里出去了。也许他会在收拾行李之前先洗个澡，顺便撸上一发。两分钟之后他就能一个人独处了。一切如常。

灯闪了闪，电梯就这么摇摇晃晃地停住了。

我嘞个大操。好得很。瑞兰弯腰按下求助按钮，几秒之后一个快活的应答声响起：“哈喽！从我们系统上看，你们现在动不了了，对吧？”

瑞兰哼了一声。

“对呀，但我们这里灯还是亮着的。”米勒没礼貌地抢话说。

“好，好。你们那有几个人？”

“俩。”米勒很明显已经把自己提拔为发言人。

“有我们需要多加留意的健康问题吗？”

米勒扭头看向瑞兰，挑起一边眉毛。瑞兰摇了摇头。

“没有。”米勒回答道。

“好极了。听着，我们现在遇到了点技术问题，大概得过一阵子才能修好电梯。”那个声音中带上了歉意。“至少再过半小时吧。”

“操。”瑞兰小声骂了一句。

米勒又一次挑起那半边眉毛。瑞兰抿住嘴唇，算是回应。

“所以你们最好开开心心打发下时间啦。我们一有进展就会告诉你们。”

接着快活的技术人员挂断了，留下瑞兰独自面对米勒。

米勒甩了甩胳膊，又“咔嚓咔嚓”掰了掰指头，朝瑞兰伸出一只手。“嗯，我是米勒。很高兴见到你。”

瑞兰盯着那只手，发出一声不确定的轻哼。他最不想做的就是跟这家伙说话。他今天已经饱受折磨了，一点也不想在接下来三十分钟都和米勒傻不拉几地瞎聊，尤其是此时他的身体还要对着米勒蠢蠢欲动。这该死的性冲动！

米勒怨念地把手缩回去——准确来说是甩回去。

瑞兰对着电梯按钮怒目而视。是它们不争气。

“老兄，你放松一点。我们会出去的。”说得就像瑞兰不知道似的。“有一次在斯坦福，我在电梯里被困了三个小时。我都快无聊死了，但这不也熬过来了吗。”

瑞兰看向他。米勒朝他粲然一笑。

更糟了。还用想吗？米勒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有钱小孩儿，大概是自己掏钱来的。这也就解释得通为什么他这个年纪的小孩儿都能出现在专业会议上。

“所以你不打算自我介绍一下吗？”米勒笑容璀璨，还有点挑逗。“要是你不介绍的话，我就只能继续按我的想法来喽。我要叫你‘漂亮眼睛’。它们迷死人了，真的是天生的吗？”

瑞兰遗传了他父亲明亮的蓝眼睛。他没有笑回去。

他们就这么相顾无言地站了一会儿。“老兄，你脾气可真臭。”米勒声音小得几乎像是自言自语。

瑞兰还是不说话，他好恼火。这个家伙还好意思问他的名字？瑞兰讲话的时候他就在下面，居然不知道发言者的名字？看来瑞兰不仅是个无聊的人，他还没有存在感。“要是你今天开会没睡着的话，你就会知道我的名字了。”这些话就这么脱口而出，瑞兰尴尬得咬紧了牙。

米勒睁大了双眼。“噢天！那是你？老兄，我真抱歉！我今天是有场讲座睡着了，没想到会和主讲人被困在同一部电梯里，我这是走了什么运呐。”他看起来有点惭愧，但不算非常尴尬。“早上的事真的很抱歉！不是你的错！我其实不是搞艺术的。我是个程序员。今早我八成是进错了房间。”

妙，真是妙。这份羞辱还买一送一了。

“我睡着前看到了一幅设计，那幅好像还挺好看的？”

瑞兰更加狠命地盯着电梯按钮看。老天啊，他是造了什么孽才得经受这些？他这一天算不上舒心，但好歹还没像现在这般让人难受。沙滩上的性感男孩和这个羞辱了他一整天的家伙是同一个人？这日子没法过了。

“好吧，我不太懂艺术。”米勒小声道，听上去有些泄气。“你到底要不要搭理我呀？还是说你打算就这么一直盯着按钮看？我们要在这个大壳子里待三十分钟呢。没人和我说话，这儿又没有网络，我得告诉你，这对我来说无聊透啦。”

米勒不是那种喜欢安静的人，这点瑞兰倒是一点都不惊讶。米勒一看就是那种喜欢聒噪个不停的人。

“你不爱说话，是吧。”米勒叹了口气，坐在地板上。

瑞兰扫了他一眼。米勒正靠着电梯墙，前臂搭在膝盖上，头向后仰，喉咙的曲线一览无余。瑞兰发现米勒就快要对上他的视线了，赶紧扭回去看电梯按钮。

时间在寂静中流逝。米勒清清喉咙。“好吧，有什么让你不喜欢我的特殊原因吗？”

瑞兰不可置信地看向这个陌生人。“你在我的演讲上睡着，还说我的作品只是‘挺好看’，我还要找其他‘特殊原因’？”

“你用‘那种’语调讲话的话……听着，我说了我很抱歉。而且

我也告诉你了，我对艺术一窍不通。”

“这点倒是无需你多言。”瑞兰嗤笑一声。

米勒眯起双眼。“嘿，我可是想要表现得友好点，好打发一下时间呢。你大可不必一副臭脸。”

“我才没有一副臭脸。”

“你没有，你当然没有了，你只不过是凶我，还瞪我，哪怕我都这么笑脸盈盈了。老兄，你得放轻松点。你可是在夏威夷！这儿可是个无上天堂。”

瑞兰的怒气又被勾起来了。他讨厌别人让他“放轻松点”，就好像深思熟虑是件坏事。“你又烦又八卦。为什么和你被困在一起就一定要和你说话？”

“因为这叫做礼貌。老天爷啊，你是不是靠着那张脸才活到今天的啊？”

“什么？”

“我说，你又高大，肤色又好看，再加上下巴那些胡茬，简直完美好吗？结果你却是个混蛋。我就想知道你怎么会一点礼仪也没学过。”

瑞兰的脸窜红了。啊！这个小鬼真让人火大。为什么他总是得经历这种事？他真是服了自己这天赋：遇上个有好感的男人，结果对方总是认为瑞兰身上唯一值钱的只有一张好看的皮囊。

而且他也学过礼仪的好吧，他只是觉得根本没必要对这种势利又粗鲁的富二代以礼相待。“我不想聊天又不能说明——”

“那我进电梯的时候，是谁在用刀子一样的眼神剌我？可别不承认啊。你有什么好不爽的？是，我是睡着了，但是拜托，会议演讲上常有这种事儿。你能不能不要那么当真。”

瑞兰握起拳。他不能被这么个小鬼牵着鼻子走，然后……然后管他打的什么鬼主意呢，反正瑞兰就是不能任由他摆布。

“你才认识我不过三十秒，没资格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

米勒的视线转向天花板，微微摇了摇头。“管你呢。”他小声地说，声音却又刚好能让瑞兰听见。“不就裤衩那么丁点儿大的破事，犯得着生气嘛。”

我一操。瑞兰觉得自己的脸烧了起来。他靠在电梯壁上，双脚张开与肩同宽。他今天已经被羞辱够了，不需要再让这个傻小子看到他半勃起来的下半身。就凭瑞兰的衰劲，这家伙肯定恐同，最后他们就会互相拳脚招呼。到那个时候，瑞兰就不是被关在电梯里一整宿，而是要和那人一起被关在大牢里，永无出去的机会了。

我嘞个去，真的假的？都这么想了，他的老二还是不肯消停会？

“救命，你怎么幼稚得跟个小孩儿似的？”瑞兰还没来得及多想，这句话就脱口而出。某种程度上他倒也没说错：米勒绝对是在故意撩他，好让他犯下猥亵未成年罪。但这些又怎么解释呢：米勒那宽厚的肩膀，他下颌的弧线，他那瘫在地上膝盖大张的自信潇洒的坐姿，这些地方没有一处像是未成

年。

“我谢谢您哦，”米勒回呛道，又一次眯起眼来，“但您才是那个连聊个天都不愿意赏脸的混蛋，连尊姓大名都不愿意告知我的混蛋。如果您肯开开金口，说不定时间就打发过去了呢。”

但他脸上升起的红晕却告诉瑞兰，瑞兰击到他的痛点了。“别扯开话题。你多大了？”瑞兰问。他草草打量了米勒一番，努力让自己目光流露出的是挑剔，而不是欣赏。“二十？你大概都不是为了参加会议来这里的。怎么，你老板跟你说只要你答应他一个‘条件’，他就带你来夏威夷？”

热血唰地涌上那小子的脸，他的眼睛却亮亮的，像是找到了反击的点。“嗯，说不准呢，”他声音粗粗地说，“你嫉妒了？”他从上到下扫视着瑞兰，目光在他的胯部流连。

操。

米勒凑过来，丰润的嘴唇扬起坏笑。“怎么，被我说中了？哈，你好像有点儿拘谨哦。怎么啦？是不是没人能忍受和你闷在同一个房间里，所以没人来含你的老二？”

这句话令瑞兰的理智“咔嚓”一声断了，他反唇相讥道：“如果你那么无聊的话，不如你来？反正你困在这里也没事干。”

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些话就这么从他嘴里蹦了出来。要是在其他情况下，他大概会被吓死。

眼下的特殊情况包括：米勒惊得张口结舌地盯着他看了半

秒，接着调整了下自己腿的姿势，就好像.....好像他突然觉得“不舒服”了，而且还不是因为瑞兰表现得像个混蛋而不舒服。

米勒舔舔嘴唇，瑞兰突然觉得口干。“我才不含你的老二呢，除非你把名字告诉我。”

我嘞个去。他刚刚听到了什么？瑞兰艰难地吞了下口水，对上米勒的视线，米勒却移开了眼。他跪坐起身，这动作压到了他的短裤边，短裤被拽得滑至胯间，光洁如瓷的雪白肌肤就这么露了出来，中间一道浓密的体毛向下探去。“我叫瑞兰。”

“瑞兰，”米勒重复着，“我本应该说很高兴认识你，但是我们俩都知道这句话绝对是骗人的。”

“闭嘴。”

“唔。”米勒扬起“我就知道”的坏笑，手伸向瑞兰的裤裆。“让我们来看看这儿有没有什么能让我封住嘴的东西。”

接着他把瑞兰短裤里的那话儿掏了出来。噢老天，瑞兰已经硬了好久了，那修长的手指一触碰到他的老二，他就感觉自己快要射了。

米勒的呼吸声好重，瑞兰能感觉到拂在他老二上的气息。“好，很好。”米勒有点含糊不清地说，他握着瑞兰老二根部的手收紧了一些，轻缓地撻动了一把，用拇指抹了抹顶端溢出来的液体。“很好，你尽管骂，但我可要好好疼爱你了。”

瑞兰无需费心去想回答，因为米勒已经张开了嘴。从此时此

刻开始，语言已经没什么意义。瑞兰左手紧紧抓住电梯扶手，另一只手按在米勒的后颈把他压过来，想让他赶快含住自己的屌。这很没礼貌，但是去他娘的礼貌，反正米勒已经认定他没礼貌了，而且他也没有对瑞兰的粗鲁表示反感。他只是抬眼对上了瑞兰的视线，随着瑞兰开始一前一后操他的嘴，他扑扇着睫毛，闭上了眼。

“天呐。”瑞兰呻吟出声，松开那只按在米勒后颈的手，好用拇指摩挲米勒的下唇。米勒的口腔满足了瑞兰在会议室里拼命按压住的所有旖旎的想象：柔软、湿润、火热。以及，紧致。瑞兰平时尽量不说有些人的嘴天生就适合干这活儿，但如果那人是米勒的话……“操，”米勒的牙磕到他老二的顶端，“小心你的牙。”

米勒吐出他的老二，像之前那样撸动了几下。“你还打算继续指手画脚吗？”他的嘴唇被操得肿胀艳红。“还是放着我来？”他的拇指指甲划过瑞兰龟头下面敏感的皮肤，令瑞兰颤栗了一下。“再说了，我觉得你还挺喜欢玩狠一些的。”

他有吗？瑞兰以前从来没有粗暴性爱的癖好，不过他也从来没有在半公共场合操一个看不顺眼的陌生人这么刺激的经历。他不否认自己是有点想要把米勒玩坏，甚至做全套，反正米勒看上去很乐意按这个调调继续做下去。

“也许我不是唯一一个喜欢玩得狠的人呢。”瑞兰含混着说。他把拇指插进米勒嘴里，米勒轻轻地咬了他。瑞兰抽出手，把涎液抹在米勒的嘴唇和下颌上。

“也许吧。”米勒承认道。他空着的那只手滑进瑞兰的短裤，用指甲盖刮蹭着瑞兰的大腿内侧。“来坐坐坐，让我好好享

受下。”

他再次凑过来，嘴唇裹住瑞兰的龟头，一口气把整根屌都吞了下去。

“操！”瑞兰仰过头，“砰”一下撞上电梯壁。已经好久没有人给他做过深喉了。他那只闲着的手一通乱挥，最后抓住了米勒的头发。米勒呻吟着，牙齿隐隐划蹭着瑞兰鸡儿的下面。

妈呀，他怎么做到的？以前别人的牙不小心碰到瑞兰鸡巴的时候，他都觉得好疼好危险，但现在米勒只让他爽得直翻白眼。这家伙可真是个体活儿天才。

瑞兰勉强冷静下来，低头看着米勒。他想要看看米勒的模样。米勒闭着双眼，像是完全沉浸其中，仿佛世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嘴里含着一根鸡巴更美妙的了。他的嘴唇和瑞兰的老二都涂满津液，闪着光泽。

米勒一只手按着瑞兰的大腿，另一只手摸进瑞兰短裤的裆部，然后一操一握住了他的蛋蛋。米勒也很擅长这个，他的力气不大不小，刚刚好到令人愉悦。

“我快——我要射了——”

米勒哼哼着回应，手伸后了一些，按住瑞兰的会阴。

“操，操！”瑞兰倒抽着气绷紧了身体。

米勒用手安抚瑞兰肌肉隆起的大腿，将嘴退到堪堪含着瑞兰的顶端，狠狠吸吮。

瑞兰一头磕在电梯壁上，闭上眼睛用力射了出来。他百分之九十九确信眼前冒出的金星是因为口活儿爽出来的，而不是因为脑袋被磕坏了。

他抖了个激灵，回过神来，这才发现米勒仍旧跪着，脑袋搭在他的大腿上。

“哇噢，”米勒说，“这很，嗯，很好。”

如果米勒不是用非常下流的调调说出“好”这个字眼，而且声音还因为粗暴的口活儿而色情沙哑，瑞兰大概会被这个不咸不淡的评价冒犯到。

片刻之后，米勒朝后靠去，伸了个懒腰，接着看着自己的胯间，那团隆起已经不像最初那么明显。他有点可怜地说：“还好我的短裤之前浸过海水，不然走出电梯的时候可就要尴尬了。”

瑞兰花了一秒钟来想他这是什么意思，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的脑子短路了。米勒刚刚仅凭吸他老二就吸射了。他刚才忙活得很，就算真有闲空碰过自己的屌，他也不是因为撸管才射出来的。这个念头令瑞兰鸡儿兴奋，欲望又在腹中翻滚起来。

米勒注意到了。“又来？这么快？”他偏过头，用思索的眼神望着瑞兰。“好吧。等电梯修好之后，要不要来我的房间快活快活？”

瑞兰僵住了。他真的不太擅长约炮。他试过那么几次，最后很尴尬地依恋上了自己提裤子无情的伴侣。真的很尴尬。但

是米勒这桩事已经证明了瑞兰完全可以硬起来，和别人打没有意义的炮。更重要的是，瑞兰之后再也不用见到米勒。明天早上他就会回马里兰，米勒会回他的管它哪个阳光普照的州，这样瑞兰根本不用担心他会傻傻迷恋上这个他甚至都不喜欢的小孩儿。

“我就提议一下，老兄，犯不着摆出那副像是听到我要拿你活人献祭的表情。”米勒小声道。

瑞兰舔舔嘴唇。“行，好呀。”不等米勒收回邀约他就蹦出这句话。

作为回应，米勒朝他投来愉悦又顽皮的坏笑。

维修工用了不止三十分钟才修好电梯——这时间刚好够瑞兰做完他的心理斗争。他们没怎么说话，但是等电梯启动后，瑞兰在米勒那层下了电梯。

瑞兰没有提议去他的房间，因为他既没有套，也没有润滑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需要这两样东西，而且带着撸管专用润滑剂过机场安检能把他羞死。但是米勒两样都有。看来哪怕没有瑞兰，米勒也已经早有准备候人上床。

瑞兰想知道米勒会不会总是带陌生人回家打炮，但他还是把这些念头都赶跑了。要是他想得太多，他又会瞎操心。

专注在你面前这个漂亮的男人身上，威廉姆斯。

米勒把瑞兰拉进房，然后他们脱了个精光，一起滚上床，他跪着好让瑞兰可以从后面大力干他。米勒简直棒极了。瑞兰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爽地做爱了——也许从来就没这么爽

过。而且，他以前绝对没有哪个性伴侣，会在他射出来的时候，喊他“混蛋”。

*约合4.6米。

第一章

早上8:47，瑞兰把车开进他的停车位，从副驾驶座上取出公文包。他喜欢在早上跑个步顺便活动一下筋骨，因此他通常是不会在九点之前迈进办公室的，活儿做不完的话情愿晚上加班，反正他晚上的社交活动也贫乏得可怜。他今天来这么早是因为昨晚忘记办完新人入职的书面手续了，他可不想让那个新合同工在一旁看着他填表。

按理来说，这种文书工作应该是由他的老板来做，但他们做了个交易：哈丽叶说，如果瑞兰来做文书的活儿，那就由她来带领新人参观公司，熟悉环境。瑞兰就知道他这么爱哈丽叶不是没理由的。他宁愿让领带卡在碎纸机里，也不愿意带人参观公司。

他朝前台的西蒙点点头，作为无声的问好，然后一步俩台阶直奔四层。合同范本就在他的电脑桌面上，他要做的不过是填上雇员的姓名、社会安全号、住址，以及各种有的没的细节，然后打印出来给哈丽叶和新同事。昨天下午快下班时，哈丽叶在他显示器上贴了张便条贴，瑞兰看了一眼，新同事

叫：奇奇·S·M·琼斯。

瑞兰惊讶地眨眨眼。简历上的“Z”原来是指“奇奇note”？哪门子家长会给自己小孩儿取名叫“奇奇”啊？瑞兰摇摇头，看了一眼日历，输入今天的日期：9月25日。

“清绘”上市后大获成功，所以公司总裁奥古斯特·弥尔顿三世想让瑞兰协同主管开发“晕映”。这是一个和“清绘”类似的软件，不过主打功能是视频剪辑制作。倒不是说瑞兰做不来，可编程着实不是他的强项。而他的老搭档、主程序员达芙妮不仅要确保“清绘”无故障运行，还要监管一个新排版软件的开发进度，实在是分身乏术了。

总而言之，这就意味着他和哈丽叶得雇一个新合同工，来给他们做六个月的苦力。这两周以来，哈丽叶在Skype上面面试了不少人，还现场面试了几个，瑞兰则负责查看这些人的作品集。这个叫做琼斯的家伙还挺有天赋。瑞兰暗暗希望这家伙的性格也和他的天赋一样好。如今公司急速扩张，办公区域已经有点不够用了，而新的办公楼又得等到明年夏天才能启用，因此瑞兰不得不和这位新员工共享他的办公室。

上午十点半，到了瑞兰的茶歇时间，哈丽叶和琼斯还没现身。瑞兰锁上门，下楼走去对面的咖啡铺，打包了他常点的牛奶咖啡和低脂麸皮蛋糕。他小心翼翼地一只手拎着咖啡和蛋糕，另一只手去掏钥匙，此时哈丽叶的声音响起：“我说得没错吧？他这人的作息准得就像上了发条一样。”

瑞兰差点儿被吓得跳起来。他好不容易没有把咖啡撒得到处都是，赶紧推开门，好把咖啡放下。他刚刚把所有东西都摆好在桌上时，一个调笑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啊哈，习惯

派？”鸡皮疙瘩瞬间爬上瑞兰肩头。

这该死的声音。

瑞兰深深抽了口气稳住自己，然后转过身来。

接着他差点儿没朝后闪一步撞上自己的桌子，因为眼前的人，不用怀疑，就是米勒。他的头发稍长了点，还抹了点发胶还是什么玩意儿，七歪八扭地朝不同方向翘起。他懒洋洋地靠在办公室外的墙上，双手插在裤兜里，撑得裤裆前的布料紧绷绷的。他一瞧见瑞兰的脸，表情瞬间从漫不经心变成小鹿受惊，令瑞兰不得不相信他俩其实一样震惊。

下次他们再雇新人的话，瑞兰一定要亲自参与视频面试。

“操，”米勒一只手飞快捂住嘴，“我的意思是，呃，嗨，瑞兰。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要不是场面这么荒诞，瑞兰都想大笑起来，或者哭出来。但情况就是这么糟糕。哈丽叶挑起一边精心修好的眉，摆出一张“给我个解释”的老板娘脸。好吧，这回是逃不过去了。

瑞兰叹了口气。“我和琼斯先生在夏威夷见过。”他一边说，一边暗自求神保佑哈丽叶忘掉了她说过的话。瑞兰从夏威夷回来后，哈丽叶问他是终于求医修正了他错位的神经，还是终于一炮解千愁了。

“我在他的演讲上睡着了，”米勒多嘴道，看起来有些难为情，“所以才骂了脏话。抱歉。”

哈丽叶哼了一声。“我不怪你。我也听过他在员工会议上的

讲话。”她朝瑞兰挤挤眼，然后拍拍米勒的肩头。“好吧，既然你俩已经认识了，我就跳过介绍环节，你可以直接签约了。”她把手伸进西装外套口袋里，摸出一张门卡。“这几周达芙妮都在楼上的会议室里工作，所以瑞兰被惯坏了。但是别担心，他可有共享精神了。只要你不越过他的三八线，一切都没问题。”

瑞兰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忍住没冲过去一头撞死在门框上。米勒不仅成了他的新同事，他俩还得共享同一间办公室。一天八小时、一周五天，他们都得面对面。再瞧瞧米勒穿着西装那模样，接下来的六个月，瑞兰估计都得在幻想中度过，幻想着把米勒压在他的桌上，或压在自己的桌上。两者都可，他不挑剔。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好好相处。”米勒从墙边离身，握了握哈丽叶的手。“约翰逊女士，谢谢您。我们午餐见？”

她摇了摇头。“我和一个客户约了午饭。不过瑞兰能告诉你哪里有好吃的。”

瑞兰现在唯一想“吃”的东西只有——

啊！他不能再这样满脑子跑火车了。“当然，”他希望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自然一些，“进来吧，我们最好赶紧开工。”

米勒跟着他进了办公室，脱下西装外套，丢在那张空桌子后的椅子背上。操，这还给不给瑞兰活路了？只穿着衬衫和马甲的米勒看上去更好看了。马甲修饰出他宽阔的肩膀和纤细的腰身。他的脖子原本就很修长，这下看上去更是修长得不可思议。

“那……”米勒出声。

“这是你的桌子。”瑞兰示意。他朝桌面甩甩手，感觉自己像个傻里傻气的毛头小子。“电脑，笔……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去茶水间旁边的储物柜里找找看，找不到就给哈丽叶发一封申请函，让她去买。”

“好嘞，了解。”米勒飞快地扫了一眼桌子。他拉开一个抽屉，往里面看了一眼，又唰地关上。

他们相顾无言。

“哦，对了，合同。”瑞兰转身抓起一沓打印出的纸。“你得在这儿签字。”他把合同递过去。

米勒接过去。“好的，没问题。”他细细翻阅起合同，逐一签字。

瑞兰拿起咖啡，视线游移着想避开米勒那轻轻翻页的修长手指，又或是他阅读时咬起的唇。

他啜了一口咖啡，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苦咖啡中牛奶的丝滑口感上。接着米勒轻哼出声，瑞兰自欺欺人的努力全都化作了泡影。

他正在纸上龙飞凤舞地写着什么，表情很严肃，但他依旧很美丽。这可太不公平了。瑞兰看着他，心里半是渴望，半是屈辱。邂逅米勒并和他滚床单，这经历是爽飞了没错，但也尴尬透顶好吗？只是想想上次的“电梯门”事件，瑞兰就很可能像撸完一发一样，从脸红到发根。

“签好了。”米勒宣布。

瑞兰整个人抖了一下。虽然咖啡没有洒出来，但他还是脸红了。

他很是无措了一会儿，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他四下环顾——哦对，保密协议。

“你还得签下这个，内容基本就是‘乖乖闭上嘴不要出去乱说你在做什么’。”和其他文件一样，保密协议也是一式两份——一份给米勒，另一份由公司留底。

米勒嗤笑出声。“天，您的法务词汇可真丰富。”他微笑着接过文件，读完后在两份的签名处写下了名字。“还有别的吗？”

没有别的了，所以这次瑞兰好好利用了米勒看文件的时间，打好了下一步算盘。他示意米勒跟他过去自己的桌前。“我觉得最好给你看下你之后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你，呃，现在你还没法用你自己的电脑。你得去技术部那里要一个账户名和密码。我先给你在我的电脑上演示吧？”

米勒搬了一把椅子过来，和瑞兰在桌后坐好。

“他们有告诉你要做什么吗？”瑞兰努力忽略米勒近在咫尺这个事实。

“只是大概说了一下。视频剪辑软件，没错吧？”

瑞兰点点头。“对，他们想让我们以原有的图片处理软件作

为基础，再加以修改。有些东西要保持原样，像是‘复制’和‘粘贴’这些基本指令的位置不能变。”瑞兰打开他当前在“清绘”建立的项目。“不如我先给你看看那个图片处理软件？”

米勒点点头同意了，他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就是那个我睡着的时候你展示的程序？”

瑞兰清了清喉咙，扭头到一边。米勒怎么能这样？他怎么能用那天的事来耍嘴皮子，戳瑞兰的痛点？“对，”他答道，希望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更自信些，“这次别再睡着了。”

* * *

晚上瑞兰下班回到家，只看了公寓一眼，就知道这样不行，他没法假装一天风平浪静地待在家里。他的猫没有出来迎接他，但他还是留下来放好了猫粮。他看了看自己：牛仔裤没问题，于是他脱下衬衫和背心，换上长袖半开襟汗衫，然后直奔吉娜家。

吉娜出来应门，她穿着瑜伽裤和一件深酒红色小背心，这背心非常搭她深色的皮肤。瑞兰从来没有跟女人上床的欲望，更不会和吉娜上床，但他也承认吉娜这身紧身衣令她的完美身材一览无遗。吉娜差不多和他一样高，身材曲线能令男人为之驻足、目不转睛。但吉娜对男人可不感兴趣。这也是他们从一开始就相处得那么融洽的原因之一：他们之间没有生理上的吸引力；还有一个原因是瑞兰答应让吉娜在舞蹈课的一半时间里跳男步，因为她两边的舞步都想学。

吉娜从头到脚长长地打量了他一眼，然后才后退一步放他进来。“瞧你这一脸屎样。”

“我谢谢你哦。”瑞兰挖苦道。

吉娜耸耸肩。“其他人看不出来的，行了吧？只不过我太熟悉你那张小脸了。那可是瑞兰·威廉姆斯的‘我想削发为尼’脸。”

“我才不想——”瑞兰刚想说话，看到吉娜扬起一边眉毛，便乖乖闭嘴了。

鉴于瑞兰曾多次自暴自弃，认真想过干脆放弃这世界上的男人算了，吉娜说得也不无道理。

吉娜拿出两个圆肚葡萄酒杯，倒了两杯红葡萄酒。

“还记得我从夏威夷回来的时候吗？”

吉娜睁大眼，递给他一杯酒。“你是说你在夏威夷开会那次？你回来后就跑到我这儿喝得醉醺醺的，跟我叽里呱啦聊了一个多小时，说你有一天碰见个可爱的男生，还当天就搞上了。”

瑞兰感觉他的脸火烧火燎的，他清楚这八成不是酒精在起作用。想到这里，他猛地灌下一大口酒壮胆。“他成了我的新同事。”

有个认识他足够久也足够深的朋友真好，这朋友会记得他有多少次蠢得不可救药地爱上不可能得到的人，这样他就不用再解释生活给他开的这个玩笑有多没人性。吉娜看了一眼他

的表情，又看看他的杯子，然后把杯子从他手里抽走。

“你要干嘛？”

“给你倒龙舌兰。”

好吧，这样的日子里是得来些烈的。瑞兰揉了一把脸，没有多说什么。

吉娜拿了一瓶酒和两个小烈酒杯回来，把它们放在餐桌上。“抱歉了啊，没水果了。”在他们买得起新鲜水果的时候，他们总是拿不定主意要用来配龙舌兰：是肉桂和橙子好呢？还是盐和柠檬好呢？抑或是酸橙？他们认识的这些年里，这争论就没停过。

“没事，”瑞兰在她倒酒的时候说，“又不是为了品酒而喝。”

他们碰了碰杯，仰头而尽。很明显，龙舌兰这酒，非常不适合在红酒之后喝。瑞兰觉得以自己的年纪，他应该先动动脑子再下口的。

“来，”吉娜说着，重新给他满上，然后带他到沙发上坐下，“来帮我回忆一下。可爱男孩，也是你这一年来上的第一个人。我猜那炮一定很不错。不，我知道那炮一定很不错，因为这一炮解千愁，你终于不再神经兮兮的了。”

瑞兰决定不告诉吉娜她说得有多准，免得她又嘚瑟，也不打算告诉她哈丽叶说过一模一样的话。“他这人非常……”他又怎么说？

吉娜挑起眉。

去他的。“他是个混蛋，行了吧？”

“真的假的？”这回吉娜的兴趣终于被挑起来了。她手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捧着脸。“你，瑞兰·威廉姆斯，跟小冤家打了一炮，而且感觉还很不错？”

感觉爽上天了，但这不是重点。“开会的时候，他在我的演讲上睡着了。他的脑子连带条毛巾都记不住，把水撒得酒店到处都是。我各种暗示我不想跟他说话，他却他妈的就是读不懂——”

“但你很明显是想跟他说话呀，”吉娜打断他，“这才是你生气的地方。”

“少研究我心理了，你的重点错了。”瑞兰嘟囔着抱怨。跟心理医生做朋友就是这点不好。

“难道我说错了吗？”

瑞兰愁苦地盯着自己那杯酒，一口喝干，然后“扑通”一声躺在沙发上。“你没错。好吧，我的意思是，比起跟他废话，我更想……”

“把他操到哭？”吉娜把她的那杯也递了过来。

瑞兰把酒放到了桌上。今天才周四，这就意味着明天早上他还得见到“混蛋”——也就是米勒，他可不觉得宿醉之后还能应付得过来。“他那天浑身上下都湿答答的，只穿了条大裤衩。我以为那已经够挑战我的忍耐力了，直到我今天看到他穿着一整套西服的模样，更糟了。他是想给人留个好印象

吧，我猜。”他停住了，嘴角不自觉抽动了一下。“或者至少他是这么打算的，结果他看见我，当着我们老板的面骂了那个动词。”

“我记得你说过哈丽叶自己就老是爆粗口呀？”

“哦，确实，但是‘混蛋’可不知道哈丽叶爱爆粗口。我说的‘混蛋’真名叫‘奇奇’，但他平时都用‘米勒’这个名字。总之，他想道歉来着，于是他就解释说，他爆粗口是因为他之前在一场演讲上睡着了，而他认出了我就是那个发言人。”

吉娜笑起来。“哈，至少他没有告诉你们老板你俩在电梯间来了一发。”

天呐！她说得对，要是那样就更糟了。瑞兰叹了口气，可怜巴巴地盯着那杯龙舌兰。吉娜的口气软了下来。

“嘿，”她伸出一只手搭在他的膝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吧，这种破事儿的确很尴尬很糟糕没错，但是你们都是明事理的成年人了呀。而且那个新任务总有一天会做完的。至少他业务水平还行吧？就把他当个普通同事，忍忍这几个月就过去了，嗯？”

瑞兰弓起身，双手撑在脸前，指尖一一相贴。“他的作品可好了。这才是讽刺之处，是我推波助澜雇了他。”

“你还没说到底是什么让你摆出这么一张脸的，宝宝。”

“他连规规矩矩地坐个两分钟都坐不住。他在办公室里戴着耳机，但是声音大得我都能听见。而且他的音乐品味烂到爆炸。”

吉娜翻翻白眼。“所、有、人的音乐品味都入不了你的眼，你这个大乐团摇摆乐爱好者note。”她一针见血地指出。

瑞兰不理她。“他穿西装裤却搭着运动鞋。哈丽叶逼我带他去吃午饭，他嘴里塞着东西就说话，”他还没说到最糟糕的部分呢，“他还挂了幅哈特福德大学note的日历。”

他和吉娜都没有去上巴尔的摩大学，但同仇敌忾又不缺这一纸文凭。吉娜畏缩了一下。“居然还没人揍他？”

“没，”瑞兰才不是在生闷气呢，“似乎每个人都挺喜欢他的。”

吉娜给了他一个“我懂了”的同情表情。“你还想上他，是吧？”

“他闻起来好香，裤子贴身得简直就像量身定制的一层保鲜膜。”瑞兰叹了口气。“你能把我催眠到不再痴迷他吗？我付你钱。”

“宝贝儿，如果我会这种魔法的话，你以为我还会住在巴尔的摩？”吉娜牵过他的手，拍拍他的手背。“都是个大人了，成熟点，学学大人的做法，打落了牙往肚里咽，然后把你那根好好塞在裤裆里。”

瑞兰估摸着他也只能这样了。该死，很显然其他成年人经常会面对这种色欲窘境。他一点也不羡慕他们。“噫。”

吉娜眯起双眼，就好像瑞兰刚刚说了什么冒犯的话似的。他向后缩了缩，举起双手。“不是——吉娜，别这样，我又不是

说你说的不对！就是.....场面会很尴尬。而且我讨厌他，他也讨厌我，这就尬上加尬。我又还想上他，尬中最尬。我只是在表示局面很糟糕而已。”

“说不定人家也很不爽呢。”吉娜尖刻地说。瑞兰觉得她完全没必要说得这么冲的嘛。

好喽，也许他确实是受害者情结太深，卖惨卖得过头了一点。“嗯嗯。”太好了，他现在不仅厌弃自己的人生，还感觉自己像个十恶不赦的大反派。他灌下了第三杯酒。

吉娜拍拍他的肩头。“脱掉鞋子啦，小可怜。今晚不醉不休。”

* * *

星期一的早上瑞兰睡过头了，他只得舍弃他惯常的晨跑。时间刚好够他洗澡穿衣喂猫。

猫是在大约一年前住进瑞兰的公寓的。之前它都只是躲在瑞兰的阳台上吃他的残羹剩饭，吃了好几周后，有一天，瑞兰做了三文鱼晚餐，香味诱人，猫就追着这香味，从敞开的阳台门一咕溜钻了进来，大方地接下了这顿美食的好意，然后就把这儿当作自己家了。

猫在这天早上向瑞兰问了安，热切地喵喵叫着，还用爪儿抓瑞兰的腿。瑞兰很想弯腰去摸摸它，但他还是决定别以身试险——猫的心情看起来不错，但这小家伙最擅长的就是喜怒无

常了。不过他还是在洗澡前把猫粮放好了。

等瑞兰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他又躁又烦。所以他早上才要跑步啊，不跑步的话他浑身都不顺畅，根本没法打起精神来。

米勒还没来。瑞兰先坐下了，一只眼盯着时钟，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并不是说他非常期待再次和米勒共享办公室，但这空荡荡的椅子着实太醒目，太令人分神了。

“早上好！”米勒进门的时候兴高采烈地打了个招呼。他把包扔在地上，一屁股重重坐下，这冲力令椅子转了起来。但米勒适时抓住了桌子，椅子停住了，他的腿安安稳稳地摆在了桌子下面。

瑞兰越过显示器的上方偷偷看了米勒一眼，然后又看回他打开的那个视频剪辑软件，目光上下扫动。

“你早上都没啥精神哈？”米勒问道。

瑞兰不理他，专心摆弄他手头的事。他花了周四和周五整整两天的时间来仔细看了看“清绘”的成品，又过了一遍上级的要求。虽然他确实是“晕映”设计组的头儿，但上面依然有一大堆人指手划脚，要他做这做那。瑞兰和米勒一致认为下一步应该去了解一下同类的产品。米勒想偷师一下编程技巧，看看别人是怎么写代码的，但是瑞兰更想看看这些产品有什么亮点和不足。

他已经花了三十四分钟过了一遍某程序，试用了一下基础的操作，但要是他真的想搞清楚这程序好不好用，还是得赶紧上传个视频去剪一剪才行。

好几分钟里，两人都没有作声。接着米勒打破了宁静，他坐在椅子上滑离了办公桌。

“喂，我知道哈丽叶和大老板们的要求，但我想知道的是，你怎么想？”

“我怎么想？”瑞兰一字一顿地问。他抬起头，看见米勒坐在房间正中央，一只手握着触控笔，另一只手拿着平板电脑。

“对，这两个软件的创意设计部分都是由你负责的，我想听听艺术家的看法。所以？你希望这软件是怎样的？”

瑞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皱着眉头，又看回他的屏幕。
“我一周五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会做些调查，之后再告诉你我的想法。”

“好吧，”米勒干巴巴地说，“那现在你没有任何想法吗？”

瑞兰扫了一眼他写写画画的产物：对产品的几个想法，一幅日落的素描速写，几个随意勾勒的几何形状，还有一个龇牙咧嘴、手舞足蹈的卡通版米勒。不了，他非常不希望和任何人分享他这些“想法”。

“没有。”今天是周一，而且现在还不到早上十点。他的大脑才刚刚开机呢，能指望他在纸上划拉出些别的什么东西？

米勒没再言语，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瑞兰。瑞兰从他脸上什么都读不出来。终于米勒开口了。“好吧，我在想‘清绘’的事，我觉得键盘命令有点少。”

瑞兰想要开口反驳。“清绘”是达芙妮编程的，而瑞兰是个讲

义气的朋友。但是米勒说得在理。

“我在想，也许我们可以依着标准键盘的布局来添加指令。比如左边数起第一个指令是F1，第二个是F2，以此类推。”

这是个好点子，这就让他很难讨厌起这个点子。瑞兰慢慢点点头。“行，听起来还可以。”他继续盯着屏幕看。

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瑞兰已经厌倦沉默了。但是如果保持这个相处模式的话，他和米勒还要度过很多很多沉默。

“那就这样。”米勒静静地说，又滑回了自己的桌前。

瑞兰脑中有个声音坚持让他说点什么，还给出了无数条谈话建议。瑞兰一并无视掉了。

米勒打开音乐，塞上耳塞，开始工作。瑞兰之前觉得那耳机传出的细弱声响烦得不行，但今天他却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米勒不会再费劲尝试找他谈话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西蒙踢踢踏踏地走了进来。瑞兰不知道西蒙是打算把他从尴尬的沉默中拯救出来，还是要报名加入尬聊小组。“嗨，瑞兰。”他讨好地打了个招呼，接着转向米勒。“米勒！我跟他们说了，他们说欢迎你加入。”

米勒把耳机揪下来。“太棒啦！从斯坦福毕业之后我就想加个其他联队了，但是一直没找到。”他朝西蒙咧嘴笑，笑得灿烂又明媚。瑞兰从没见过米勒这样的笑容，他不禁好奇他们是在聊什么，竟然能让米勒如此兴奋。

“你才是我们的大救星。自从马特退出之后，我们联队被人

打得呀，那叫一个惨。”西蒙靠在米勒的桌子上，他看到瑞兰在盯着他们看，便冲瑞兰一笑。“嘿，你要不要也加入啊？亚丽克斯那个笨蛋昨天崴到脚了。”西蒙翻了个白眼，语气中却充满关心。

瑞兰挑起一边眉。“加入什么？”

“极限飞盘！”米勒高兴地嚷道。

“我每周日都玩。米勒提起他一直想找人一起玩，刚好我们也一直在找人组队。”

瑞兰不禁失神了片刻，他脑里涌现出一幅画面：米勒，像个兄弟会男生一样的米勒，四处奔跑着玩极限飞盘，汗水从他的躯干上蒸腾而起，他的姿态自信又飒爽。米勒在办公室里总是踉踉跄跄的。他椅子转得太快的时候，腿会磕在桌子上，还有两次他转得离墙太近，碰掉了他那破哈特福德日历。即便如此，瑞兰也忘不掉他立在冲浪板上的样子，自信充盈，神采飞扬；他在床上也是这样。回忆到这里，瑞兰拼命告诉自己：不要脸红，不要脸红。

瑞兰应该拒绝这个邀请的。他和米勒已经抬头不见低头见了，再在办公室以外的地方见面他就得疯了。瑞兰十分吝惜他的闲暇时间，而且他也不怎么喜欢团体运动，或者说，不喜欢参与团体运动。

因此他也解释不了他接下来的行为。他耸了耸肩，然后说：“好啊，什么时间？”

米勒和西蒙两个人看上去都挺吃惊的。“呃，十点半，在公

园里。如果你想跟大家熟悉一下的话，最好来早一点。玩完后我们一般会一起吃个饭。”

瑞兰点点头，开始思索该怎么逃过中午聚餐。“我需要带什么？我猜极限飞盘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装备吧？”

西蒙笑了。“不需要，哥们儿。穿上运动鞋和短裤，然后多带点水，别搞得脱水就行啦。万一你们找不到我们的话，米勒知道我的号码。”

瑞兰这该死的大嘴，当初怎么就开口答应了呢？现在他大概得张口要米勒的手机号了。而有了米勒的号码，鬼知道他会做出些什么事来。

西蒙的手机响了，他从裤兜里拿出来看了看。“靠，我得走了。我中午约了珍和加布里埃尔一起吃饭。回见！”

米勒愣愣地望着西蒙旋风一般夺门而出，接着朝瑞兰投以疑惑的眼神。

“西蒙的对象们。”瑞兰解释道。一提到这个他就特别想要搔脑袋。他喜欢西蒙，但有时候他真的搞不懂西蒙的脑瓜里都装了啥。“我记得他们好像高中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哈。”米勒眨眨眼，“挺好的。”他抖抖身子，把他听歌之前不欢而散的话头又捡了起来。“那关于‘晕映’……”

老天啊。今天是不会好过了。

原文写作“Ziggy”。

Big Band and Swing, 20世纪流行的欢快活泼的爵士摇摆乐。

University of Hartford, 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 其校运动队和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县分校为死敌。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 欢迎购买全文, 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